

故地重游忧思录

■文/庐山

匡庐水

千里太行山脉,气势雄伟挺拔险峻;三晋大地,晋商风生水起;中原腹地,厚重的人文遗产和独特的自然风光;这一切均令我对这块神奇的土地充满了热爱和向往。常言道,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是故,近几年来,我几乎每隔一年都会情不自禁地踏上这片奇妙的土地。那“山里的布达拉宫”、那悬空寺、那辽金时期的木塔、那惊心动魄的太行大峡谷……无不令人魂牵梦萦。

日前与朋友聊天忽又提到了山西的话题。朋友说他久慕山西之名,问我是否有兴趣陪他共同前往?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当即我便点头应允下来。但是朋友规划的线路却显得过于“业余”,无非晋祠、乔家大院、绵山风景区之类“大路货”,却又不免让人略感扫兴。然则既已首肯岂可食言而肥?何况我只是陪游而已,一切皆由朋友大包大揽,何乐而不为?

次日一早便开车出发,目的地直指太原。

一行人兴致勃勃来到晋祠按部就班将车停到停车场。谁知刚下车便遇上招揽生意的黑车司机,说是此地离晋祠大门尚有3.5公里,坐他的车每人5元便可直达入口。听罢我不免纳闷起来,记得一年前云游至此出了停车场便是晋祠,此番则大有一年不见恍如隔世之感。定神稍一观察,变化还不止于此。环顾

四周,比比皆是临时搭建的活动房,清一色的快餐店里清一色邈邈的大婶小妹推销着清一色的凉皮刀削面之类山西特产。

事实上晋祠入口距我们仅一箭之遥,只是被眼前这些简易房遮蔽了视线而已。

这座始建于北魏前、为了纪念周武王次子叔虞及其母邑姜而建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不料竟成了这般模样。令人欣慰的是进到园区其情其景尚能保持原貌,心里多少找回了一点平衡。

第二站乔家大院已“面目全非”。

据资料介绍:乔家大院是祁县乔家“在中堂”的宅院,“在中堂”是闻名海内外的商业资本家乔家第三代乔致庸的堂名。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后又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及民国初年多次增修,时间虽跨越了两个世纪,却仍保持着建筑风格浑然天成的风貌。乔家大院占地8724.8平方米,由6幢大院19个小院共313间房屋组成。

然而眼前的乔家大院其体量足足比资料的介绍扩张了10倍甚至还要多。堪比足球场面积的大院前广场上矗立起若干仿古人物、动物及小品,而原先的宅院内也新盖了许多建筑,充斥其中的更是大量不伦不类的展品,那些一看便可判定与乔氏收藏毫不相干的各式古玩委实令人没法恭维。最是与市场规

律“接轨”的是乔家大院的出口。院内虽多有扩建,但还马马虎虎与乔氏沾上点边,而出口处那偌大的市场里千篇一律的所谓纪念品则结结实实地让人倒了胃口。

这让我想起了成都的杜甫草堂。这里原本是杜老先生“流寓”时的居所,一座临时栖身的茅屋而已。后历经宋元明清几代修葺,而今占地已达300余亩。这恐怕是杜老先生当初始料不及的,否则一代诗圣也不会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慨了。

带着些许的遗憾告别乔家大院前往绵山,殊料在这里再次开了眼界。

绵山因其险峻奇秀及春秋时期介子推携母隐居被焚于此而著称。史载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到卫国,饥不能行,众臣采野菜煮食,重耳不能下咽;忠臣介子推偷偷将腿上的肉割下一块,煮成汤送给重耳。重耳接过便狼吞虎咽吃了个精光,后得知介子推“割股奉君”之事,重耳顿时泪如雨下。19年后重耳返国为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重赏功臣,唯独遗忘了介子推。介子推认为自己已完成了辅君复国的天命,便携老母隐居到绵山之中。晋文公闻知亲自来到绵山,苦寻无果后下令放火烧山希望能将介子推逼出来,然而奸佞小人却恣意纵火,直到大火熄灭,文公才发

现介子推母子相拥被烧死在一棵大树下。为了悼念介子推,文公下诏,在介子推忌日(清明节前一天)禁烟寒食,是为“寒食节”。

赘述以上这段文字,为的是突出绵山的历史文化内涵。其实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不胜枚举,桩桩件件无不令人心驰神往。

集动人的传说、雄奇的自然景色、88座寺庙观两千余间殿宇以及抗日战争的游击根据地等种种特色于一身的绵山令人流连忘返。

然而在这深山古刹,我也发现了一朵使人忍俊不禁的奇葩——一架现代化的观光电梯。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但我确实在全国类似的景区里从未见过这种搞笑的“土洋”搭配。置身豪华配置的电梯里,看远山近水绝壁深壑寺庙丛林,耳畔响起周杰伦的《双截棍》及僧人虔诚的诵经声,那种感受真的很难用文字表述。

我自认不是一个守旧的人,但是一味地追逐商业利益而随心所欲地对传统文化进行所谓的“雕琢”,实在难免画蛇添足之嫌。我想,修旧如故、保护性重现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须知,文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切勿因一念之差而终生抱憾,愿世人常存尊重和敬畏之心。

山河破碎风飘絮

■文/习斌

稗海习得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连续消灭几个割据政权之后,宋太祖赵匡胤加紧了统一的步伐。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派大将曹彬领兵,直取南唐,金陵(今南京)的形势岌岌可危。

屋漏偏逢连夜雨。偏偏这时候,后院起火。被南唐后主李煜委以重任镇守润州的重臣刘澄,打开城门,公然投敌。这样一来,金陵腹背受敌,很快就被攻陷。南唐国灭,李煜沦为阶下囚。

据马令《南唐书》记载,大敌当前,刘澄在离开金陵赴润州就任时,将家中的金银珠宝全部装到了车上。别人对此疑惑不解。刘澄说:“这些东西都是朝廷前前后后赐给我的,现在国家有难,留此何用?我要把这些金银珠宝全部散尽,来为国家建立功业。”刘澄此言,显然是掩人耳目,当时他就存了投降的心思了。刘澄叛变的消息传至金陵后,一家老小皆被处死。

虽说从兵力对比来看,南唐被攻破只是迟早的事,但像刘澄这样只贪财宝,连家人性命尚且不顾的人,在此危急存亡的关头,又遑论国家大义呢?《南唐书》将刘澄列入“叛臣传”,自然是应该的。

古人最重名节。所谓“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很多文臣武将前仆后继舍生取义,皆是因为“名节”二字。回首明初“靖难之变”,力主建文帝削藩的齐泰、黄子澄遭凌迟处死;誓不投降的铁铉被折磨得尸骨无存;景清上

朝时欲行刺朱棣,事泄后被处磔刑;有“读书种子”之称的方孝孺不肯为朱棣撰写即位诏书,竟被“株连十族”,酿制千古奇冤。这是怎样的忠贞不渝?这是怎样的凛然正气?“粉身碎骨浑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他们用自己的一腔碧血,捍卫了人格的尊严。青史垂名,令人景仰。相形之下,如刘澄这般贪生畏死、贪图荣华之辈,就更令人鄙夷了。

历史有时候总是充满着矛盾,甚至有点滑稽。明末被崇祯帝委以重任的蓟辽总督洪承畴,战败被俘,投降清军,在清军入关的诸多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可是乾隆皇帝在编定《明季贰臣传》时,却将这位满清建国的赫赫功臣,列入其中。所谓“贰臣”,指的是先后在两个朝代出任的大臣,明显含有贬义,和“叛臣”并无多少区别。与洪承畴一同被列入“贰臣传”的,还有祖大寿、尚可喜等“开国元勋”。乾隆此举,意在崇奖忠贞、风励臣节。毕竟对于统治者来说,总是希望臣子能有一颗赤胆报国之心。像洪承畴之流,公然背叛前朝,不管有多少无奈,有多大功业,都抹不掉“大节有亏”这四个字。

洪承畴算是忠臣还是逆臣呢?着实耐人寻味。即使乾隆将其打入“贰臣传”,其实内心也是颇为矛盾的,他也承认洪承畴“实能忠于本朝”。不过,相较于宁死不屈、名垂青史的南宋名相文天祥,洪承畴真是应该汗颜。当初洪承畴兵败被俘的消息传至北京,众人皆以为他已以身殉

国。崇祯帝以王侯之礼,亲为设坛拜祭。七日一坛,共计十六坛。方祭至第九坛,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传来,众皆哗然。受皇恩如此,而行叛逆之事,被称为“贰臣”,也不算是冤枉了他。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是文天祥当年被元兵所俘,过零丁洋时所写的两句。好凄凉!好心酸!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运凋零,此身也就只能如飞絮浮萍,全不能由自己做主。忠臣也好,逆臣也罢,当此变故,内心总是会有一番激烈的斗争。这是属于时代的悲剧,也是他们人生的悲剧。

文天祥所处的宋元之交,和洪承畴生活的明末清初,同样都是乱世。人如草芥,被不自觉地挟裹着,经受着人性的考验。南宋小朝廷降元后,太皇太后谢道清发出诏书,令困守扬州的李庭芝降元。元军持诏劝降时,李庭芝登上城头,大义凛然地说:“从来只有奉诏守城的,哪有奉诏投降的道理!”誓死不降,最终被俘身死。还有硬骨头的谢枋得,誓不仕元,被强召至大都后,绝食五天,为国尽节。“名节”二字,被他们演绎得淋漓尽致。

都说“忠臣不仕二主”,但偏偏又有一句“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岂不是自相矛盾?这便是文字的玄妙之处,凡事很难一定辨出个是非曲直。譬如北宋名将杨业,原本是北汉重臣,北汉灭亡后,遂归降北宋。可作为降臣,杨业的事迹却足以感天动地。特别是随着戏曲小说的流

行,使“杨家将”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到底应该“不仕二主”,还是“择主而仕”,如何取舍,缘于自我内心的坚守。就像城池即将攻破之时,与城共存亡的将军值得敬重,献城以保全城百姓性命的将军同样值得尊敬。徐庶进曹营,可以一言不发,无人责骂,相反满是同情;但像洪承畴这样,手中沾满了明朝官员鲜血的变节者,却是无论如何也难令人原谅的。

五代时,有个著名的“不倒翁”,名叫冯道。他自称“长乐老”,历仕唐、晋、汉、周四朝,拜相二十余年。不管如何风云变幻,兀自岿然不动。冯道情商之高,常人自然难以企及。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情商不要也罢。学来冯道的官场哲学,还有几分性情几分潇洒,岂非累赘?“黄阁紫枢,筑坛开府,莫怕功名欠人做。”不如归去,种取菱三亩。



文天祥像

国运凋零,此身也就只能如飞絮浮萍,全不能由自己做主。忠臣也好,逆臣也罢,当此变故,内心总是会有一番激烈的斗争。这是属于时代的悲剧,也是他们人生的悲剧。

编辑 戴蓉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小胖

江
花
·
专
栏
A14